

<<上学真的有用吗>>

图书基本信息

<<上学真的有用吗>>

前言

我在曼哈顿教了三十年书，好学校、差学校都待过。在漫长的教师生涯里，我谙熟了厌烦的滋味。周围的事物索然无趣，如果你问那些学生：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感到厌烦？回答总是一个：学习很愚蠢。内容他们早就知道，他们想干点儿实在的事，而不是总坐在那儿。他们还说，老师并不太清楚自己教的东西，很明显，他们也不想去做更多的了解。孩子们是对的，老师跟学生一样，也感到厌烦。事实是，厌烦在学校老师中普遍存在。在老师的办公桌前待过一阵子的人，都肯定会感到疲乏无力、牢骚满腹、无精打采。若问他们为什么会感到厌烦，老师似乎要归罪于学生。面对粗鲁的、只对分数感兴趣的学生，怎么可能不厌烦？何况，老师们也是这种十二年义务教育的产品，这个制度给学生的厌烦无以复加，教师作为体制内的人，受到的限制比学生更多。这一切究竟是谁之过？对此我们都有责任，在这方面，我的祖父曾经指点过我。七岁时，有天下午，我对祖父抱怨说，我觉得烦。他当即扇了我脑勺一巴掌，说，再也不许当他的面说烦——我烦是我的错，与旁人无关。使自己高兴、学习，是我无可推卸的责任，不懂得这一点的人都是长不大的小孩子，离他们远一点，因为他们不可信任。这一巴掌根治了我的厌烦。年复一年，在各个地方，我向一些了不起的学生传授了这个真理。为此，我常常破坏规矩，歪曲法律，让孩子们能够打破厌烦，不被它捕获。“帝国”当然有所反击，要知道，孩子气的成年人常常把对立和忠诚搅在一起。病假之后回来，我发现所有准假的证据都被故意销毁。我被解职，甚至教师执照也被吊销，苦苦奋争了九个月，最后，一位学校秘书终于出来作证，证明这是一场阴谋。其间，我的家庭所受的牵累和磨难恕不一一赘述。我于1991年离职时，有了更多的理由去怀疑学校：它以漫长的学期、囚室风格的教室将学生和教师禁锢起来，如同一座虚拟的生产幼稚和无知的工厂。可是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事情非如此不可。如果我们想做，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抛弃老旧、愚蠢的体制，帮助孩子们受到教育，而非仅仅上学——这是我从自己的经验里得出的体会，许许多多的老师也有此心得，但因为害怕报复而保持沉默。我们只要稍微变通，不那么恪守时间、课本、考试的约束，而把孩子交给真正有能力的成年人，给每个学生他们所需要的自主权，让他们时时能够冒险，年轻人所具备的最好品质——好奇、冒险、坚韧、敏锐的洞察力，才能得到充分的鼓励和发扬。但是，我们没有那样做。我越问为什么，像工程师一样追究这个问题，我就越感到困惑。假如学校并不存在问题，假如学校理应如此公然违背常识、违背漫长的教育经验，而不惜代价，一意孤行？小布什说：“一个也不能落下。”这句话，也许偶然道出了真相？他或许是指，我们的学校要保证每一个孩子都不能长成大人？我们真的需要学校吗？不是指教育，而是指强制上学：六节课一天，一周五天，一年九个月，十二年。这个死规矩是否真有必要？

<<上学真的有用吗>>

如果真有必要，原因何在？

不要以阅读、写作、算术来搪塞，因为两百万家庭学校的学生 (homeschooler) 对这种老生常谈早已置之不理。

如果这还不算数，有一大批美国名人，从来没有像我们的孩子这样，受过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修理，仍然出类拔萃，独领风骚。

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肯？

没错，的确有人教过他们，可他们绝不是学校制度的产品，其中没有一个人曾经中学毕业。

在大部分美国史中，孩子一般不上中学，可是没上过学的人成为海军上将，如法拉格特；成为发明家，如爱迪生；成为工业巨擘，如卡内基和洛克菲勒；成为作家，如梅尔维尔、马克·吐温、康拉德；甚至成为学者，如玛格丽特·米德。

其实，稍早一些，年满十三岁的人还被视为成人。

阿里尔·杜兰特与其夫威尔共同撰写了精彩的历史巨著，多卷本的世界史。

虽然她结婚时只有十五岁，可又有谁会认为她缺乏教养？

不上学恐怕并不意味着没教养。

在美国，我们被告知“成功”与“上学”同义，或至少有赖于后者。

但是从历史上看，并非如此，不论这成功是以知识、还是以金钱来度量。

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人想方设法完成自我教育，而不进中学，这种中学常常等同于监狱。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总把教育与学校制度混为一谈？

公立学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直到1905至1915年间，大规模教育的强制性才在美国扎根。

尽管这一概念的产生要早得多，并且，它的推行贯穿了19世纪。

这一巨变深远地影响了家庭生活和传统文化，其产生的原因有三：1 为了培养好人；2 为了培养好公民；3 为了使每个人最大地发挥作用。

这些目标现在仍然时时出现，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接受了，并视之为公立教育的崇高使命，尽管学校的现实与之相距甚远。

但是，我们大错特错。

加重了这种错误认识的是大量的美国文学，其中对义务教育使命的陈述与前者惊人地相似。

门肯在1924年4月号的《美国信使》杂志上，发表了对教育的见解。

他声言：……要把知识灌输给年轻一辈，或者启迪他们的智慧(作为教育的目标)，……这实属谬误。

它只会把每个人都降低到同一平庸的水平，培养和训练出一群整齐划一的民众，消除异见和创造性。这才是美国政府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其他各处政府的目标。

因为门肯是著名的社会批评家，我们可能会对这段议论置之不理，把它当作极端的讽刺。虽然如此，他的文章确实追根寻源，追溯到当代教育制度的雏形：普鲁士军事帝国。

这个国家现已消失，但是永远不应当被遗忘。

美国刚刚跟德国打过仗，便继承了普鲁士的文化和思想。

门肯当然意识到其中的讽刺意味，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是十分严肃的。

我们的教育制度的确起源于普鲁士，这实在引起人的忧虑。

如果你心里有数，就会一次又一次地遇到学校起源于普鲁士这个奇特的说法。

威廉·詹姆斯多次提到这一点。

早在19世纪40年代，克里斯托弗·拉希在其所著《真正唯一的天堂》中，借主人公奥雷斯蒂斯·布朗森之口，公开谴责美国学校的普鲁士化。

1843年，霍勒斯·曼恩向马萨诸塞州教育理事会所做了《第七个年度报告》，这是向腓特烈大帝献上的一首颂歌，呼吁把普鲁士的学校制度带进美国。

如果联想到早期的乌托邦政治，就不会对普鲁士文化在美国大行其道感到意外。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年代，一位普鲁士人曾任华盛顿的助手；到了1795年，大批说德语的人定居在美国，

人数如此之众，以至国会考虑出版一个德语版的《联邦法》。

<<上学真的有用吗>>

让人最为吃惊的是，美国人对普鲁士文化中最糟糕的部分竟如此热衷。

这个精心设计的教育制度，动机在于生产平庸的心智、阻碍内在的精神生活、剥夺学生重要的领导才能、确保得到顺从而不健全的民众。

以上种种都是为了培养“好控制”的民众。

科南特担任哈佛校长二十年之久，同时也是一战时的毒气专家、二战时的原子弹项目负责人、二战后德国美国辖区的高级专员，的确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正是从他，我第一次觉察出美国学校教育的目的。

没有科南特，我们就不可能享有现在这种标准测验的形式和级别，也不可能拥有像著名的科隆比纳高中那样能容纳2000到4000学生的庞大中学。

离开教职后不久，我读了科南特在1959年写的论文。

这篇文章长得像一本书，题为“孩子、父母和国家”。

我饶有兴趣地发现，他把我们现在的学校视作1905至1930年间一场革命的结果。

一场革命？

他没有做过多的阐述，但是，他的确将我这个好奇而无知的读者引到亚历山大·英格利斯的一本书，这本书写于1918年，书名是《中学教育原理》。

作者在书中写道，自己“作为革命家亲眼目睹了这场革命”。

哈佛的一个教育课程以英格利斯的名字命名。

英格利斯说得很明白，美洲大陆义务教育的目的与普鲁士当年是一致的。

19世纪20年代的欧洲，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农民和无产者要争取谈判的权力。

普鲁士的学校的目的正在于渗透和破坏这一民主运动。

现代的、工业化的义务教育要对下层阶级团结一致的运动动一动手术。

学校用科目、年龄、不断的排名考试，以及名目繁多的细节把儿童分隔开。

一旦无知的人类自小就被分离，那他们也不大可能会再度团结一致，形成可怕的威胁。

英格利斯将现代学校的作用(实际作用)归纳总结，认为学校有六种基本功能。

那些天真地相信了这些目标的人们看到英格利斯的分类，会吓得毛骨悚然：1 修正或调节的作用。

学校应当建立固定的、反射性的服从权威的习惯，这需要完全摒除批判性的判断。

有人主张学校应教授有趣、有用的内容，这当然不予采纳。

因为，只有让学生学做无聊、愚蠢的事情，才能检验出学生是否具有条件反射式的服从。

2 整合的作用。

或许也可称为协同的作用，因为它的目的在于尽量使儿童彼此相像。

协同一致的人是可以预期的，因而容易控制。

对于那些想要驾驭和操纵劳动力大军的人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

3 分析和指导的作用。

学校意味着测定学生的社会角色，通过统计数字及事件记录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就像你的永久记录，是的，你确实拥有这样的记录。

4 分拣的作用。

一旦社会角色被分析出来，孩子们就被分类，按照他们对社会机器的价值而加以训练。

所谓“发挥个人的最大作用”，仅止于此。

5 选拔的作用。

这与人的选择无关，而是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所谓的物竞天择。

总之，这意味着有意识地改良物种。

学校会给不合竞争的品种贴上标签：低分、补习班，以及其他种种处罚。

这些足以使同龄人对他们另眼相看，视之为劣等，有效地将他们逐出牌局。

所有种种小羞辱自一年级起就开始实行，它的目的在于：将泥沙冲入下水道。

6 预备教育的作用。

以种种规则限制的社会体系需要一个精英管理集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小部分儿童被悄悄地传授以如何管理这个社会的知识，学习如何监视、控制一群被故意愚化的、拔去爪牙的民众。

<<上学真的有用吗>>

如此这般，政府便不会遇到挑战，而公司永不缺乏听话的劳动力。

不幸的是，这就是美国强制性公共教育的功能。

不要以为英格利斯危言耸听，是个怪人，教育界持有这种观点的绝非他一人。

科南特本人提倡以霍勒斯·曼恩及其他人的论点为基础，不遗余力地向美国鼓吹这种学校制度。

乔治·皮博迪资助了整个美国南方的义务教育运动。

皮博迪这样的人深谙普鲁士的体系，这个体系不但有益于生成一个全然无害的选民群体、一支听话的劳动大军，而且还能催生一群浑浑噩噩的消费大众。

在当时，一群企业巨头认识到，公共教育培养和驯化的作用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财富。

这群人当中就有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

这下你终于明白了。

不需要卡尔·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我们也能看出，愚化大众、挫败他们、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孤立起来、弃掉那些不听话的人，这些全部对管理、经济或政治有利。

而阶级的概念可能会突出这个命题，正如1909年，伍德罗·威尔逊任普林斯顿校长时对纽约教师协会的讲话：“我们应当让一个阶级接受自由的教育(liberal education)，让另一个阶级——这个阶级要大得多——如果必要，放弃接受自由教育的权利，以使自身适于完成特定的、艰苦的体力劳动。”

但是做出这一令人恶心的决定的背后动机并不是阶级的考虑。

这一策略的制定，完全是出于恐惧，或者现在为人熟悉的“效率”，这个至高无上的目的，而非爱、自由、欢笑和希望。

总而言之，它起因于纯粹的贪婪。

要攫取的财富是巨大的。

毕竟，现有的经济制度是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以大公司的利益而非小企业或小业主的利益为导向的。

大规模生产就需要大规模消费，但是进入20世纪，大多数美国人民都已经看出：买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是不自然、不明智的。

就这一点而言，强制性的义务教育乃天赐良机。

学校不必直接教孩子去无休止地消费，因为它有更好的办法：它鼓励孩子们完全不去思考。

这就使他们在面对另一个现代社会的伟大发明——“营销”时，束手就擒。

你无须研究也能明白，那些总能被说服而过度消费的人可以分成两组，消费成瘾者和儿童。

学校非常成功地把我们的孩子变成了瘾君子，并更加成功地使我们的孩子更加孩子气。

这并非事出偶然。

从柏拉图到罗素、到我们的英格利斯，所有的教育理论家都清楚，如果将孩子混入一群，不给他们责任，不给他们独立，只能促成他们的贪婪、羡慕、嫉妒和恐惧，虽然年岁渐长，却永远不会长大。

克伯雷于1934年写了著名的《美国的公共教育》一书，在书中，作者详尽描述并赞扬了美国学校的扩张，将童年延长两到六年，而强制教育在那时刚刚兴起。

这位克伯雷，既是斯坦福教育学院的院长，也是哈佛校长科南特的朋友，曾在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与英格利斯共事过，前者负责小学部分的教材，后者负责中学部分。

克伯雷在1922年版的《公立学校管理》中写道：“我们的学校是……对原料(儿童)进行加工的工厂，它将材料打磨成型。

……学校的任务是按照定下的产品规格塑造学生。

”在当今的社会中，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这些“规格”是什么，成熟已经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被去除。

方便的离婚法让人不必为维持关系而付出努力，方便的借记卡让人不再对自己的财务做什么自律，方便的娱乐让人不必再学习如何愉悦自己，容易的答案让人提不出什么问题。

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儿童的国度，我们乐于放弃自己的判断、意志，听从政客的说服、商人的哄骗，而这些对真正的成年人来说是纯粹的侮辱。

我们先买来电视，然后再买电视里的东西。

我们买来电脑，再去买从电脑里看见的东西。

<<上学真的有用吗>>

我们买150美元一双的运动鞋，不管自己是否真正需要。

鞋坏得很快，我们就再买一双。

我们买SUV越野车，相信了它像人寿保险一样重要的哄骗，即使我们开车的时候心情乱七八糟。最要命的是，当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对你说“说话要小心”时，你毫不怀疑，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尽管你早就在学校里听说美国是一片自由的土地。

我们上了所有的当，这是我们上学的结果。

现在讲一讲事情好的一面。

一旦你了解到现代教育的逻辑，就能很容易地避开它设下的陷阱和机关。

学校把孩子训练成雇员和消费者，你就应当把你的孩子教成首领和探险家。

学校训练孩子服从，你就应当教自己的孩子批判和独立的思考。

学校的学生很容易厌烦，你要教你的孩子培养内在的精神生活，永远不会厌烦。

你应当要求他们读严肃作品、成人的作品，涉猎历史、文学、哲学、音乐、美术、神学，所有这些话学校教师肯定会回避。

用孤独挑战你的孩子，让他们乐于与自己为伴，与内心对话。

上学的人害怕孤单，他们总是需要没完没了的电视、上网、打手机，以及那些浅浅的、来得快去得快的友谊给他们做伴。

你的孩子应当过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能做到。

当然，我们首先应当知道我们的学校究竟是什么：一个拿年轻的心田做实验的实验室，为了社会需要训练习惯和态度的场所。

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偶尔也对学生有好作用，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将儿童变成臣仆。

不要延长你孩子的童年，一天也不要延长。

戴维·法拉格特不到十三岁就能驾驶一艘俘获的英国军舰；爱迪生十二岁就能印出一份快报；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同样的年纪能当印刷学徒(并且在同时学习一系列课程，其内容会难倒当今哈佛的高年级学生)。

如果确有其事，那么，就不要限制你的孩子，不必告诉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活了这么久，在教师战壕里的三十年经验告诉我，天才多得像尘土，到处都是。

我们之所以压制天才，是因为我们不能面对有天分的少男少女，我们不知道拿他们如何是好。

我想，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也很了不起：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上学真的有用吗>>

内容概要

“上学”不等于“受教育”。
我们不是为了获得知识的碎片，而是要培养独立人格和思辨精神，以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人。
你要努力寻找真正的自己，发现你的潜能，那会让世界大吃一惊。

<<上学真的有用吗>>

作者简介

约翰·泰勒·盖托(1935—)，在曼哈顿当了三十年老师，由于1991年当选纽约州年度教师。同年，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辞职信，从此不倦地为学校改革而奔赴各地演说，行程长达三百多万英里。他的前一本书，《愚弄美国》(DumbingUsDown)销量十万册。

<<上学真的有用吗>>

书籍目录

序：质疑学校第一章 你对学校的认识全错了第二章 行走伦敦第三章 兰开斯特的阿米绪人第四章
大卫·沙诺夫的教室第五章 赫克托们不是问题所在第六章 圣地亚哥之路第七章 大规模教育的
杀伤力第八章 教育是什么？
第九章 给孙女的信第十章 高地中学事件后记

<<上学真的有用吗>>

章节摘录

统治世界 1919年，亚瑟·卡尔霍恩参加了令人振奋的庆祝一战胜利游行，有种感觉令他陶醉：美国攻无不克，即使对于人性。

他在《家庭的社会史》一书中向学术界指明，一种意义深远的变化正在这个国家的学校中发生，人们对于家庭的认识将发生巨变。

卡尔霍恩一伙对此变化欢呼雀跃，但不是所有的人。

卡尔霍恩写道：乌托邦思想家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实现“儿童正在从血亲的家庭进入社群专家的照管”。

他不失时机地写道：“通过公立教育手段，达尔文和高尔顿...的梦想就要实现。

”科学控制人口的目的就要实现了。

不是人人都赞同高尔顿，把学校计划精心设计在公众监督之外。

纽约市长约翰·海兰曾于1922年做过一次公开讲演，反映了当时形势的微妙。

海兰声明，这个城市的学校被一个“无形政府的触须所捕获，如同章鱼捕捉它的猎物”。

这话是针对多年以前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的议论。

迪斯累里说，所有重要事务都被无形的政府控制，而公众对此毫无察觉。

海兰所指的这个特别的章鱼，正是洛克菲勒基金会。

20世纪20年代，义务教育像股票市场一样，蓬勃兴起。

出版于1928年的《教育社会学思想》提出：“教师的责任不仅在于管理学校，也在于管理世界。

”过了一年，来自洛克菲勒资助的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的爱德华·桑代克心，这位奇特的新学科“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公然提出了惊世骇俗的观点：“具体的学科毫无价值。

”威廉·柯克帕特里克是他在师范学院的同事，柯氏在其所撰《教育与社会危机》一书中指出：“整套教养年轻一代的事情正在被专家接管。

”这对柯克帕特里克来说，似乎再正常不过了。

家庭毕竟是个落后的角落，若论养孩子，爹妈哪里比得上专家？

控制人类行为 1933年4月，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马克斯·梅森宣布，该基金会正在资助一个综合性的全国计划，以支持“对人类的行为加以控制”。

学校在这项计划中被凸显出来。

东欧的遗传学家马克斯·缪勒启发洛克菲勒投入大笔金钱研究对人类进化的控制。

他用X射线干扰正常的基因规律，比如培养杂交的果蝇。

似乎杂交为人类控制所有物种打通了道路。

如同早先的达尔文和高尔顿，缪勒以为有计划地培育人种是通往天堂的钥匙。

他的设想受到热情的支持，支持者包括一群顶尖的科学家，也包括别有用心商业势力。

缪勒获得了诺贝尔奖，将他的研究简写成1500字的《基因学家宣言》，上面有二十二个英美著名生物学家的签名。

国家行为能够将更有价值的物种与注定要终结的大多数分开。

这篇宣言仍然能够在Google上搜到。

19世纪70年代实施强制教育之前，这一话题被关起门来讨论，至少在高级决策层中，或在老于世故的文学家，如菲茨杰拉德的笔下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描述的，一个背叛了民主与平等理想的运动正在进行着。

简而言之，最基层的机构管理中聪明的孩子必须与愚笨的孩子分开。

学校应当把“有教无类，以产生社会的和谐”这一霍勒斯·曼恩广为人知的议论寿终正寝，除非作为修辞。

在《宣言》发表之前的几个月，到处传言，全国教育协会的一位负责人说：“协会指望用教育的手段，达到当时的欧洲独裁者通过强迫和武力才能达到的目的。

”这话说得很明白，是不是？

这个改良人种的计划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转入地下，但是并无丝毫懈怠。

<<上学真的有用吗>>

战争结束之后，学校又成为公开的战场。

在这里，老式学校追求的传统 的读、写、算，与纯粹理论的教育思想的推行开始了较量。

后者大多是由卡内基、洛克菲勒这些大公司的非营利基金会提出的，不遗余力地要将学校制度推向科学合理化。

1915年和1959年，国会做了两次调查，得出一致的结论，新的学校政策成功地发生了影响，却没有引起公众的觉察和注意。

这两份调查现在都有案可查，可是却没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存查。

美国每个重要的师范学院把它们冲进记忆的下水道，究竟为何人指使，不得而知。

二战过去二十年之后，于1967至1974年之间，师范教育迅猛发展，这要归因于私人基金会、精英大学、智囊团，以及政府机构的全力支持与协作。

而它们的背后是跨国公司的鼓励、美国教育办公室以及几个主要州政府的教育部门的协调。

这场变化的三个里程碑是：（1）《为了未来设计教育》，此乃政府在未来学方面广泛的应用；（2）《行为学教师培养计划》；（3）本杰明·布卢姆的多卷本《教育目标分类学》，这本长达一千多页的手册出自芝加哥大学布卢姆的办公室，不久，这部书的影响遍及美国的各个学校。

只有像布卢姆这种天才的学术狂人才可以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完成此书，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是一本“将个人行为、思考、感觉视为某种教育的结果，而将之分门别类的工具”。

这其中的“思考和感觉”道出了真谛，而法西斯只会简单地停止在“行为”方面。

正像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警告的，比法西斯尤甚的事情正在发生。

利用行为心理学这个新技术，强制儿童们学习正当的思考、感觉和行为，而从家里带来的不正当的态度会被修正。

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在清白无辜的校舍之外的阴暗处，把学校许配给弗兰肯斯坦博士...的姻缘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着。

在各个年级，所有对儿童的实验都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到了默许，就像塔斯基吉的梅毒实验。

考试正是这个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官方的尺度来确定每个儿童精神上所受的“感染”程度。

布卢姆疯狂的鸿篇巨著是《全面医疗政策》的再生，那是一位同样疯狂的德国医生在19世纪末呈献给普鲁士帝国的（其中指明每个人都应监视他人，侦查其任何发病症状，甚至包括打喷嚏，并立即报告给政府，以使后者采取医疗措施）。

布卢姆由之衍生出一大堆新招数：控制学习、以结果为核心的教学、为工作而上学（school-to-work）、课堂与行业的结合等等。

人们可以觉察到，布卢姆无处不在为社会和企业管理的方便，把学生分门别类。

受布卢姆启发的项目都是为了控制年轻一代的思想和行动而设计的，按照社会工程的种种功能规划下一代。

鼓吹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基石是《为了未来设计教育》。

它有一个堂皇的名字，其洋洋洒洒的散文体值得仔细阅读。

这个由美国教育办公室编写的文件，按照普鲁士的风格把教育重新定义为“一种实现国家经济和社会目标的手段”，对个人目标丝毫没有提及。

于是，州教育部门被要求一致行动，以保证地方学校遵循这一指导方针。

每一州的教育部门都要放弃独立的权威性，以成为联邦政府的下级合作部门。

削减财政拨款是对不服从的惩罚。

最后，再来考虑第三个庞大的计划：《行为学教师培养计划》，这套计划的长度两倍于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缩写为BSTEP。

这套计划清楚地确立了政府强制教育的政策，强调教育改革自1967年起在美国强力推行。

就我们所知，制度化的上学将“无情地决定”美国的未来，那时，“每个人自出生起就会被赋予一个多功能的号码标识”。

这将使“雇主”及其他“管理者”能够查询大家的历史记录，并在有必要时，对之施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后来，一位以前在司法部工作的人透露了风声，BSTEP文件才为极少部分的公众知晓。

<<上学真的有用吗>>

读到它的人被请求考虑一个未来的美国，那时，“没有人还能坚持自己的主张。

”BSTEP告诉我们，对少数人群的“化学实验”将从1967年起改为正式进程。

这预示着，小约翰刚上学就要服用利他林和安非他明等新的化学药品。

这个文件指明，未来是由一小群精英掌握的，参与式的民主将会消失，代之以毫无意义的所谓选举权。

而选举中的所有重要候选人都是内定的，制造麻烦的人已经被排除。

政客们仍然表示要做出改变，可是，在选举之后他只会稍稍做出一种姿态。

不难看出，一战之后社会化的课堂改革，它与精神、性格的培养彻底分道扬镳了。

它在1967年升级为全面心理控制的实验。

自己已然成为这个实验中的一环，这一点有多少学校教师觉察到了？

几乎没有。

教书如同翻煎饼，只是一份工作，工资条才是最要紧的。

这里没有任何挖苦的成分，只是说明了现实政治的真正含义。

人总得吃饭。

P1-7

<<上学真的有用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